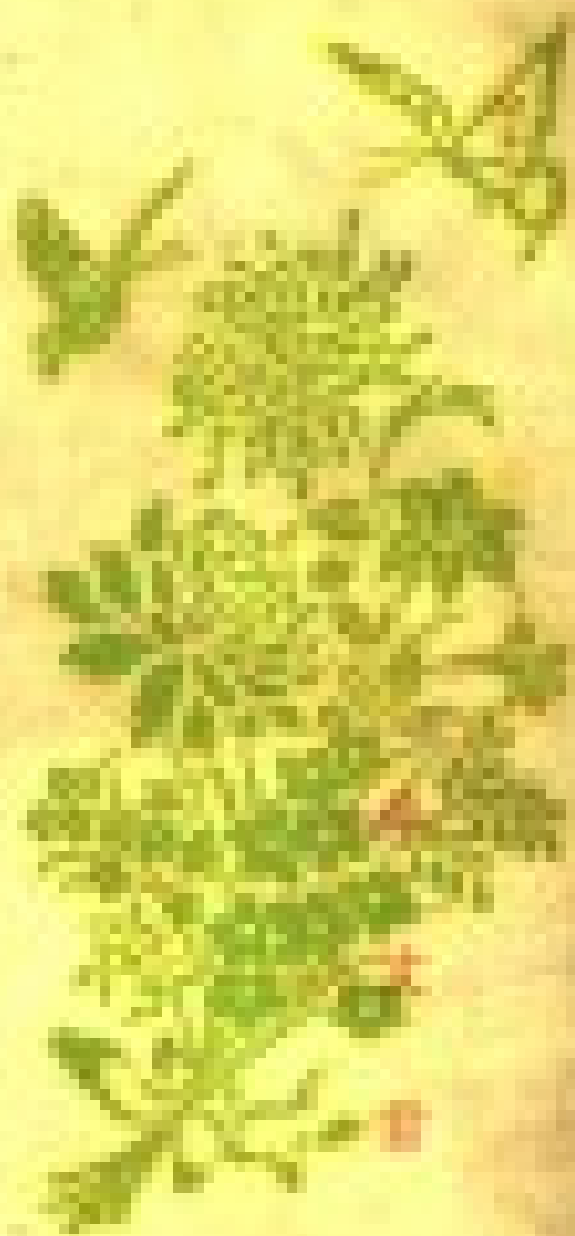


評劇叢刊

第十四集



卓文君



評劇

卷一

評劇叢刊

第十四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
東北評劇劇目整理委員會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天津市劇本創作室

合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書號：0245

評劇叢刊第十四集

* 編 者：中 國 戲 曲 研 究 院 等

出 版 者：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 刷 者：北 京 印 刷 廠
(北京東西錢糧胡同11號)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 787X1092 1/32

印數：1—5,000

字數 65千字

1955年3月第一版

印張：3 15/16

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三角二分 (第四類)

編輯說明

一、評劇是流行在東北、華北的主要劇種之一。近來中國戲曲研究院及東北、華北各地的戲曲工作部門，均曾進行了一些整理、改編的工作。爲了使此項工作更有計劃地進行，並推荐一些新創作的劇本，以充實各地評劇劇團的上演劇目，在中國戲劇家協會具體協助下，由中國戲曲研究院、東北評劇劇目整理委員會、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天津市劇本創作室共同編輯了『評劇叢刊』，供全國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評劇叢刊』所收的，爲目前比較流行的評劇傳統劇本，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評劇劇本，以及表現現代生活的新創作的劇本；但亦酌量選取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凡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所有整理工作，都由有經驗的演員參加或協助；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各地劇團的實驗演出。

一、凡改編的與新創作的劇本，都是盡量選取內容上比較優秀的，在舞台上演出效果較好的；並經過作者與改編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訂。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進行編輯工作。但編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卓
文
君

朱薰家、祁野耘編劇

前記

漢代，名士司馬相如，客居臨邛。當地富戶卓王孫，素喜交結權貴，附庸風雅，欲結識相如，再三拜託縣令王吉強邀相如赴宴。卓女文君，才貌雙絕，精通音律，望門新寡；慕相如名，於屏後窺宴。相如於席間窺見文君，亦暗自傾心，乃即席撫琴，奏『鳳求凰』曲以挑之。文君心動。相如醉，留宿卓家後園。文君假作遊園，與相如藉談琴傳達了彼此傾慕之意，私訂了婚姻。相如託王吉爲媒，向卓王孫提親，卓以貧富懸殊，禮教攸關，加以拒絕。相如無奈，寄小柬予文君，文君遂毅然夜奔相如，同回成都原籍。

他們的生活日窘，卓王孫又企圖通過當地的太守，破壞他們的結合。文君大憤，乃與相如仍回臨邛，開設酒肆，當爐賣酒，以示反抗。卓王孫更加羞怒，但無法可施。這時，漢武帝看到了相如所作的『子虛賦』，大加賞識，特派欽差往召，命相如通使西南。卓王孫聞知，十分懊悔，乃具萬金粧奩，補贈文君，但他們不受而去。

這個劇本是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朱慕家、祁野耘共同編寫的。在編寫過程中，曾和中國評劇團演員喜彩蓮共同研究，並參考了她過去的演出本，個別地吸取了其中的一些詞句。

卓文君

第一場 幕名

卓王孫：（上，念）家宅猶如宮院，享用勝似王侯。

（詩）家財豪富壓蜀郡，慷慨交遊天下聞；

來往親朋皆顯貴，誰人不知卓王孫。

〔四家丁暗上〕

卓王孫：近聞成都才子司馬相如，來到這臨邛地面，縣令王吉將他留住都亭，十分款待。是我曾與程鄭賢弟商議，有意設宴邀請，與他結交；程賢弟去往縣中打聽底細去了，未見到來。——來！

衆家丁：有。

卓王孫：伺候了。

程鄭：（上，念）臨邛富戶數卓程，不惜美酒款嘉賓。（進入）啊卓兄！

卓王孫：程賢弟，回來了。請坐！

程 鄭：有座。

〔同坐〕

卓王孫：賢弟，打聽那司馬相如的底細如何？

程 鄭：小弟見過王縣令，是他言道：成都司馬相如，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撫琴舞劍，冠絕一時，乃是當代的第一才子！

卓王孫：哦，但不知他官居何職？

程 鄭：哎，他乃天下名士，論他的官職作甚哪？

卓王孫：（輕蔑地）原來並非顯貴！

程 鄭：哎，卓兄，話不是這樣講啊！

卓王孫：却是爲何？

程 鄭：那司馬相如的才名甚大，想你我富豪之家，對這樣的名士才子，還是多多結交的爲是呀！

卓王孫：賢弟講得有理。只是如何與他結交呢？

程 鄭：這有何難。我們好好備上幾桌酒席，再請上幾位斯文陪客，大大地排場排

場。任他是多大的名士，也要佩服我們風流儒雅，愛才好客呀！

（唱）雖然那司馬相如官星不旺，

他却是大才子天下名揚。

想你我富豪家交遊宜廣，

要學那好客的齊國孟嘗。

卓王孫：賢弟之言甚好，愚兄備辦就是。但不知如何約請？

程鄭：王縣令與他交情甚厚，煩他代邀就是。

卓王孫：如此，就煩賢弟偏勞辦理。

程鄭：當得的，當得的。

家院：（上）啓稟員外：大事不好了！

卓王孫：何事驚慌？

家院：寶府差人前來，言說姑老爺下世，現有訃文在此，員外請看！（呈訃文）

卓王孫：啊？（看訃文，大驚）哎呀！

（唱）不幸賢婿早年命喪，

怎不教人心感傷；

高門貴戚成幻想，

枉費心機我的願難償。

唉……！

程 鄭：啊卓兄，爲何這樣悲痛？

卓王孫：唉！小婿寶圭病故，教我怎不悲傷！

程 鄭：哎呀，卓兄枉費了許多家財，如今姪女尙未過門，令婿一死，斷了寶太后

這門高親貴戚，實實令人惋惜！

卓王孫：（決斷地）唉……呀！說什麼人死親斷，我想名分已定，只要女兒文君立志

守節，就是他寶家的人了。待我親去弔祭，順便說明此事。

程 鄭：這望門守寡之事，只恐姪女她未必情願吧？

卓王孫：哎呀，此事由得我，由不得她。

程 鄭：還是慢慢地勸解於她才好。啊卓兄，約請司馬之事……？

卓王孫：愚兄心緒不佳，改日再議吧！

程 鄭：哎呀，弔祭只管弔祭，請客只管請客，若是卓兄無心料理，小弟備辦就是。

卓王孫：如此說來，還是愚兄備辦，就請賢弟前去邀請！

程 鄭：告辭了！

(唱) 奉勸卓兄免悲傷，

弔喪請客兩無妨。

辭別仁兄縣衙往，(出門)

煩縣令邀司馬去走一場。(下)

卓王孫：(唱) 程賢弟他勸我免悲傷，

怎知我心亂意徬徨！

我只得備祭禮先去弔喪，

再請嘉賓宴華堂。

(同下)

第二場 強邀

(司馬相如上，竹影暗上)

相如：(唱) 自幼兒讀詩書又學琴劍，

要學那蘭相如治國的前賢。

在朝中爲常侍實非素願，
因此上投梁王我辭了朝班，
在梁園衆朋友互相敬勉，
與鄒陽和枚乘詩酒流連，
不料想梁王身死風流雲散，
百無聊賴暫返故園。

到臨邛蒙王吉厚情照看，

怎奈我心中事難以盡言！
(入座)

叫竹影你與我安排筆硯。

竹影：是啦。
(研墨)

相如：(唱)我這裏將文稿校閱一番。

老人家：(上，唱)

府中奉了公公的命，

他命我去求名士文。

一路行來不停頓，

來到了都亭向前叩門。

來此已是都亭。(叩門)門上哪位在？

竹影：誰呀？(開門)哦，您找誰呀？

老家人：啊，小哥哥。頗勞通稟：我乃楊得意楊公公的家人；奉了公公之命，來見司馬先生。

竹影：好，您等着，我給您回稟一聲兒。(進門)相公，今有楊得意楊公公，打發老家人前來求見。

相如：哦，楊得意的家人？

竹影：正是。

相如：好，喚他進來！

竹影：是啦。(出門)您隨我進來吧！

老家人：是是是。(隨竹影進門)叩見司馬先生。

相如：罷了。你是楊公公的家人麼？

老家人：正是。現有家主名帖在此，問候先生。(呈名帖)

相如：哦，你可是從京都來的麼？

老人家：家主奉旨回轉成都原郡，掃墓祭祖，去到府上拜訪，聞得先生在此作客，故爾命小人前來拜見。

相如：哦，但不知訪我何事呀？

老人家：近因家主奉旨掌管文房，特命小人前來，求借賦稿一觀，就便帶進京去，不知先生可應允否？

相如：（略思，欣然地）好，近作『子虛賦』方才脫稿，你帶去就是。（付文稿）

老人家：多謝先生，小人要回去了。

相如：說我問候公公！

老人家：是是是。（出門）

竹影：（送出）您走啦，我不送啦！

〔老人家下〕

竹影：（進門）相公，他拿走了咱們的文章，怎麼一個錢也不給呀？

相如：哎，蠢才！文章豈是賣錢的呀！

竹影：您今天作文，明天作賦；一天價嘟嘟囔囔，寫寫畫畫；您的文章作得越通，咱們的日子過得越窮，既然一個錢兒也賣不出來，您還作它幹嘛！

相如：蠢才！

（唱）妙筆生花縱橫天下，

驚天動地蓋世才華，

物有價來文章無價，

縱有千金也難買它。

竹影：您說這話，我明白啦。您是才大量大。可是這眼前的淒涼，實在是難熬

哇！

相如：哎，你相公尚且不怕淒涼，你又何必這樣性急！

竹影：不是呀。您老一個人兒在外頭飄蕩着，也不要親，儘自這麼下去，也不大

像話呀！

相如：豈不聞『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呀！（笑）哈哈……

竹影：又來了不是！依我看，這都是呆話！

相如：嚟！大胆蠢才，怎麼說起我呆來了，豈有此理！

竹影：您先別生氣，我請問您：前兩天這臨邛的大戶卓、程兩家請客，您幹嘛不

去呀？